

空缺的**心**

网上邂逅

潜伏的

危

网络的魔力

倾诉

瞬间

空白

裂痕

心合

燃烧

激情

审视

爱情

蝴蝶

的飘带

身世之谜

婚姻句号

送别

都市红粉长篇小说系列

漂流瓶

魏亚男 著

后半夜的雨

松幽谷

洗涤

得

清爽

只是天

空

一片阴

霾

空气

中

然弥漫

着

潮湿

轻

撩动

松柏

叶片

摇曳

着

将雨珠抖落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漂流瓶

魏亚男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漂流瓶/魏亚男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5.

2

(都市红粉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7-80623-545-0

I.漂… II.魏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5977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开本 32
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号楼

印张 8.25

邮政编码 450011

字数 163000
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印数 1—3000
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
版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

纸张规格 850 毫米×1168 毫米

印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3-545-0/T·389

定价 1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目录

CONTENTS

001	第一章	空缺的心
016	第二章	网上邂逅
035	第三章	潜伏的危机
058	第四章	网络的魔力
069	第五章	倾 诉
098	第六章	瞬间空白
114	第七章	裂 痕
130	第八章	心 合
150	第九章	燃烧激情
161	第十章	审视爱情
179	第十一章	蝴蝶上的飘带
193	第十二章	身世之谜
212	第十三章	婚姻句号
220	第十四章	送 别
230	第十五章	为爱放弃
250	第十六章	魂断天涯

第一章

空缺的心

后半夜的雨，把“松幽谷”洗涤得格外清爽，只是天空还是一片阴霾，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潮湿。轻风撩动松柏，叶片摇曳着将雨珠抖落……

零子踩着雨后的湿漉，缓行在细窄的小径上，挂着几枚水珠的栀子花在她的手中轻微地摇晃着，却始终晶莹地不肯落下。

零子比往年的这个时间来得要早了一些。她在一个岔路口停顿了一下，拐入左侧一条满地黄花的小径，直行了大约五十米，看到了那座独立的坟冢，她不由得放缓了脚步，步履也略显沉重。

黛青色的墓碑冰冷而孤寂，零子久久抚摸着石碑上的名字……

一阵风起，将零子一袭白长裙舞起，展开的毛孔立刻收缩在一起，肌肤触到丝丝凉意，心也随之收紧，眼里呈现出伤感。她蹲下，缓缓地将手中的栀子花拆开，再一枝枝在地上摆成心形，然后绕到水泥砌成的墓旁，将身体轻轻俯下去，张开双臂，让脸庞贴住清冷而冰凉的墓碑。

“朱子，这一年你好吗？现在我就在你怀里，你能感觉到，是吗？我知道你孤单，我来陪你了，十二年前的今天，上帝把你带走了，我却什么都不能做，眼睁睁看着你离开人世，丢下我，让我的心去流浪，不知该停泊在哪儿……”

空气中渐渐有了些雾气，袅袅地把墓地罩在一片薄雾之中，

缕缕雾气将零子包裹，云绕般地在她身边浮动起来，像是朱子的游体，她微闭的双眼努力分辨着眼前的萦绕，朦胧中，幻觉似的感觉到一个身影在向她飘来……

“是你吗？朱子，我知道你会来。”零子的心好像捕捉到了几丝清晰可辨的声音。

“零子，我咋会不来，你是我惟一的疼爱，我曾乞求上帝把我留下来，千万次在绝望中挣扎，可我抗不过命运，生命注定要在那一刻抛弃我的肉身，而我的灵魂在这十二年中，一直都在栀子花的陪伴下，细细地体味着你的心情……”

“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”

“我知道的，栀子花年年都在述说着你的想念，可你真的该走出来了，别让我的疲惫占满你的心。”

“你看到我疲惫了吗？不是的，生活可能本该这样的。”

“我晓得是我在牵绊你，你始终不肯释放自己的心，这让我时时感到不安。九年前，当你把他带来时，我真的感到欣慰，看到你再现那甜甜的笑，你不知道，你笑起来有多可爱，我也终于可以无牵挂地静静地守候着你……”

“你是在说一帆吗？是他让我有了一个家，给了我一份宁静与平和的生活。”

“他是个很和善的男人，他爱你，只要你肯给予。”

“或许是吧。”

“我像是听到了你的叹息，我看不清你的眼睛，那里蕴含了些什么？”

“别问我什么，我的心此刻在你的怀里很温暖。”

“你的一点点不开心都会让我心疼，你是这世上最最让我牵

挂的人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明白你……”零子喃喃地低语着，与幻觉中的朱子对话着，雾气飘进她的眼眶，迷蒙着潮湿……

薄雾渐渐散去，手机在响，零子恍然从虚幻的迷乱中惊醒，她没去理睬，依然固定着原来的姿势，任凭手机铃铃地响个不停。

一只惊飞的鸟，翅膀扑打着湿气，发出噼啪的声响，伴着尖锐的鸣叫冲向天空，飞向幽谷的密林，天空再也承接不住凝重的潮湿，飘落下稀疏的雨丝，幽谷里水雾混合在一起，冰冷的雨珠滴落在零子的脸上，像是浸入了她心里，她没有动，一颗晶莹的泪珠从眼角滑落，又是一滴，泪水与雨水混合在一起……

“让你受惊了，是吗？朱子，别走，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，朱子，别走。”零子睁开湿漉漉的眼睛，耳畔的声音仿佛在渐渐远去。她知道，此时朱子的游魂渐渐地走远……

“想着我好吗？因为我想你……”零子追赶着。

“我会的，想你……想你……”

幽谷里荡起悠长的回声，绵长而清凉……

一阵凉风从耳际吹过，几绺濡湿的长发沾在她额前，长裙摆动起来也显得十分不便，零子消瘦的双肩愈加清冷而孤寂，眸子里呈现出失落、忧伤……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望着幽谷里浓雾笼罩中的丛丛翠绿，此刻，她心里也像是弥漫着浓重的雾……

当手机第二次不厌其烦地响起来时，零子已走出了水雾朦胧的幽谷。

零子上班的金逸服装设计公司，坐落在花园路北端紧靠“中原电视台”的一块黄金地段，这里几年前还是一片葡萄园，只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一株葡萄树，替代它的是高楼林立的各色建筑群和星罗密布的各色小区。商家永远都有着聪慧的头脑，他们知道哪片地产业会升值，日后能赚钱，更懂得让自己的利润达到极限。

零子赶回公司已经快到中午了，推开设计室的门，网上聊得正浓的尤佳缩小了对话框，转动椅子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

尤佳是一个二十五岁却已经有过一次婚变的很会招男人喜欢的女人。

“怎么了？这种眼神？”零子低头看看衣服。

“我的小姑娘奶奶，一上午去哪儿了，手机也不回，汪总找你两趟了。”尤佳嗲嗲的声音让人听了起腻。

“什么事？”零子问。

“还不是推荐服装设计图的事，听说今天一大早，会上对你的设计争得挺厉害，最后结果还没透出风声，不过汪总亲自找你，我看八成会上决定让你的设计参赛了。”尤佳眉毛挑动着，语调里带出明显的妒意，嘴角甚至还撇了撇，完全破坏了她那张画得很精美的脸。

“咱们公司有名的设计师也有四五个，不会轮到我的。”零子眉头轻微地动了动，静静地打开电脑，她知道尤佳并没有恶意，只是有点小女人气。

“肯定有戏。”尤佳眼睛看着屏幕，手指在键盘上灵巧地跳动着。

零子没再出声。

“嘿，中午又能骗顿饭吃了，这人约我见面。”尤佳咧开小巧丰

满的嘴，一副得意的样子。

“这是第几个受骗者了？”零子移动鼠标，不动声色地说。

“我这是姜太公钓鱼，不和你废话了，我得打扮一下了。”尤佳离了座，从她张扬的手提包里拿出化妆盒。

零子不易察觉地摇摇头，低头打开文件夹里的设计草图。

尤佳眼睛瞟着零子：“你呀，真应该到网上看看，外面的世界真的是很精彩，给你申请的QQ，你倒好，全当摆设，只要你开口，肯定能引来一群蜜蜂，唉，我看你还是到汪总办公室去一趟吧，是死是活总得有个说法吧。”

尤佳抿了抿唇上的口红，站起身转了一圈，手指向零子比划了一个“OK”的动作，扭动着她婀娜的腰肢出去了。

零子的手机在响。

“喂！噢，拉拉呀。”

“小姨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，我好着急的，你猜我要告诉你什么？”拉拉细细、柔柔的声音里透着明显的欢快。

“实习名单出来了是吧。”零子尽可能让声音释放出热情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拉拉的声音里带出惊喜。

“不会是你分到姨夫的医院实习吧？”

“小姨，你真是我肚里的蛔虫，我们医疗系只分了十一个人，我终于被上帝宠爱了一次。”拉拉悦耳的声音泄露出她所有的兴奋。

“那你不是要高兴得昏掉吗？告诉姨夫了吗？”

“刚才打电话，一夫正上一个手术，我已经给他留言了。”一夫是拉拉对一帆的称呼，自从拉拉十二岁见到一帆后，一直没有改口。

“那你今天早点回家，我们庆祝一下。”零子关上手机。

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，一下子显出些清冷，窗外依然阴郁地飘洒着细细的雨丝，很是稠密地倾吐着一种思绪，让人泛起许多的倦怠。零子挪动着鼠标随意地滑动着，屏幕上勾勒出零乱的线条，大脑突兀着困乏、空落……她在考虑是不是真的该去一趟汪总的办公室，但她很快打消了念头，尽管她很想知道谜底，可她并没有必要做出迫不及待的样子。现在的人都很敏感，特别是这个时候在老总的办公室出现，可能会成为议论的焦点。

零子推开鼠标，起身来到窗前，雨越发细碎起来，迷迷蒙蒙、飘飘洒洒地一串串掉下，宛如大提琴奏出的音符，低沉、郁闷，又像从灰蒙蒙的苍穹里落下的泪水，密密匝匝地敲打出喧嚣，敲打出怅然，敲打着沉沦于空旷的中原省会的腹地……

零子长时间地伫立，眺望着窗外无边的雨帘，聆听雨珠敲打窗棂。

“小都，我正找你。”汪总沉稳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

零子收回目光，转身看见汪总站在门口。“有事吗？汪总。”

“怎么脸色不好，病了吗？”汪总问。

“可能是刚才淋了雨，没事的。”零子嘴角挂出浅浅的笑意，掩饰地拢了一下垂在额角的发丝。

“上午的分析会上，公司对服装设计图纸进行了认真慎重的筛选，对你的设计有些争议。”

零子没有接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汪总，这个时候她是不好发表个人言论的。

汪总接着说：“你的设计有些创意，个性鲜明，能给服装赋予生命，很难得，逆潮流反向思维，不拘泥一种形式，这可能不太迎

合一些新新派的口味。”

汪总在说这番话时，注意了一下零子。零子没有表情地等待汪总继续。

“公司还是敲定了你这组系列设计参加今年下半年展示会的比赛。不过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，虽说还有一段时间，但七月份服装成衣样品要出来，你这段时间可以多看看、走走，再挖掘点灵感，也可以在家做，怎么样？担子还是不轻的。”

汪总的语句很得体，言语间抑扬顿挫把握得很到位，既肯定了零子的设计思路，又道出他本人对零子才气的欣赏，同时恰到好处地把工作布置了。

零子安静地听着，心里涌起一丝惊喜。

“谢谢汪总给我这次机会。”零子脸上竟泛起几丝腼腆，十指交叉地握在一起。

“哎！机会是你争取到的，我也只是说说自己的看法，这是公司的决定。”

零子笑了，这是她整个上午第一次舒展笑容，眼睛和微微上翘的嘴角弯成月牙形，样子灿烂而夺目。

“我会把握的。”

楚一帆下午五点多才下手术台，这是他第三台手术，光洁的额头上渗出细细的汗珠。脱去深蓝色手术衣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稍稍活动着脖颈和腰身，他感到些疲惫，顺手拉过一把椅子。

零子常说，一帆是被上帝挑选出来，专门做外科医生的。大学毕业后，他果然成为一名颇有名气的外科医生，这不仅仅是他手术做得精细、漂亮，另一方面是他有玉树临风、气宇不凡的相

貌，他那双明亮深邃的眸子，透着让人折服的信任和依赖，病人和家属更愿意把生命放在他手里。

二十分钟后，一帆回到医生值班室，询问了一下今天手术病人的术后情况，并下了医嘱，听到抽屉里手机有“嘟嘟”的声响，他看到一条信息：“一夫，拥抱我一下吧，我被发配到你们医院实习了。”

“傻丫头，又在贫。”一帆笑了笑，心里升出一种莫名的温柔。

一帆回味着甜甜的味道，这味道似乎已经渐渐淡薄了，离自己好像遥远了许多，他想不起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和零子之间悄悄地变味，似乎是在不觉中两人变得客气起来，倒也不为一些琐事而去争吵，而是在静默中传达一种淡淡的沉闷。从零子的眸子里他偶尔能看到滑落的一丝浅浅怅然，这怅然常常能牵引他走进一片迷雾之中，他想努力挥去，只是这迷雾同样让自己陷入另一种茫然之中，像是零子早晨的眼睛。想到早晨，他的心像被深深地刺了一下，零子含在眼神里的伤感，同样让他的心荒凉起来，他清楚朱子仍然活在她心里，也清楚她一身的素裙要去哪里，他想让她亲口讲出来，或是让他陪她一起去，但她始终没有开口，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他，要早走一会儿赶车去看望一个朋友。而他只能像旁观者一样呆呆地看着她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，却无法将自己的心情放在合适的地方……

“嘟嘟”，手机又在响……

一帆从梳理不清的思绪里惊醒，他静了静，定定神。

手机短信：“一夫，我在医院门口等你。”

一帆从医院出来，一眼看见亭亭玉立的拉拉。

拉拉是那种让身边走过的男人和女人都能回头的女孩子，此刻她站在那里，像雨后的百合，清新、洁净，微微的风吹拂着她齐肩的长发，淡紫色的棉质长裙轻舞飞扬着，水汪汪的眸子里闪烁着清澈的光，上翘的嘴角甜甜地对着一帆微笑，本来白皙的皮肤映衬得近似于透明，她清纯得像是水做的女孩，不染一丝尘世的浮躁。

一帆常为拉拉的这种清纯忧虑，她还没有学会应付社会的险恶，她太单纯，太容易陷入一种情绪，那与生俱有的敏感和零子极为相像，她柔韧的性格里有一种可怕的固执，那是六年前经历了那场铭心刻骨的苦难后而形成的另一种性格。

六年前，她的爸爸、妈妈上楼去劝说一对打得不可开交的夫妻，妻子不计后果地把拧开的煤气罐点燃，“轰”的一声炸响后，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从此没有了梦，她在瞬间失去了整个世界。

这个小女孩就是拉拉。

一帆记得，当零子在一个雪花纷飞的冬日带拉拉回家时，他看见拉拉眼睛里填满无助和绝望，呆滞、木讷的表情，他似乎看见了三年前零子凄凉、悲泣的模样，几乎没有丝毫的犹豫，他如父亲般地把她紧紧拥在自己宽厚的怀里，怀中拉拉娇小的身体不住地瑟瑟颤抖，极度抽搐变形的小脸上泪水疯狂地倾泻下来……

“我……没……家了……一夫，我没有家了……”她撕心裂肺地哀鸣。

“这是你的家，我给你一个家。”他捧住她的窄小的脸，拭去她不断涌出的泪，轻缓地抚摸她浓密的长发，紧紧地将她的头贴在胸前。

“我不会再让你受伤，不会……”他的心随着她的哀嚎疼痛起

来。

从那以后，一帆再也没有见过拉拉流泪，但比泪水更可怕的是自我封闭，比心碎还要难受的是她不再多说一句话。他和零子用了两年的时间为她缝补伤口，耐心地等她走出疼痛，让她在温暖的家里感受阳光的呵护，渐渐地，他看见了她久违的笑容，再次看见她那清澈的眼眸中闪动出青春萌动的欢快。只是她依然会在某一时间里关上房门，独自呆几个小时。有时一帆茫然于自己的心态，该用一份怎样的心情去心疼这个过早承受厄运的孩子，他一直困扰在父辈与兄长的缝隙里。

“一夫，我在这儿。”

一帆收起记忆的碎片，注视着拉拉清风似的飘到身边。

“不抱我一下吗？多好的消息。”拉拉闪动着她迷人的大眼睛。

“又闹了，今天怎么这么早，又在逃课。”一帆双手放在她的肩上稍稍用了些力，算是回报，拉拉顺势做了一个鬼脸，挽住他的手臂。

拉拉就读的医科大学，在一帆医院的南侧，中间只需五分钟的路途。每到节假日，一帆不值班时，拉拉准会站在医院门口，等他一起步行回家。这样一帆经常成为科里被攻击的靶子。

“楚医生你是祖上积德，有两个大美女陪你。”

“唉，小楚，你呀要是和零子再生一个孩子才幸福得一塌糊涂。”

严西诺曾小有嫉妒地调侃：“一帆，你是把美事都占绝了，如果我要是有拉拉这样的女儿，会天天捧在手心里。”

每到这时，一帆只是微笑，而不做答复，他知道只要回应一

句,就会有十句、八句在等他。

“最后一堂是选修课。”拉拉的言外之意是听不听课都没关系。

“跟小姨说了吗?”

“上午都打过电话了,现在小姨可能已经做了一桌子好吃的等咱们。”

“那咱们怎么回去?搭的士?”

“我要跟你一起走回去。”拉拉加重了“要”这个字。

天空不再飘雨,却不肯散去阴郁,只是不像早些时候阴沉得让人压抑,而是有了一些凉爽的风。拉拉挽着一帆的臂弯,嘻嘻笑说着一天的趣闻,一帆的心随着叮叮当当的碰撞欢快起来,只要有拉拉的声音,他的心必定升起某种柔软,并能让这种柔软一直在心里荡来荡去。

房间里洋溢着拉拉欢快的笑声,整个房间里都流淌出拉拉的喜悦,兴奋挤满拉拉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,这让零子想起了几年前拉拉考上医科大学时的情景。

当年报考学院时,拉拉所有的志愿都是医科大学的医疗系,一帆曾提醒她选择其他类,可她固执地按自己的想法填报,最后她以高出五十多分的分数,被本省二类学院中原医科大学录取,其实以她的分数完全可以上更好的一类重点大学。一帆为此自责了很久,可是拉拉却高兴地在一帆身边燕子般飞来飞去,就像现在……

这孩子长得真快,一晃二十多年了,记得拉拉刚出生时零子才十几岁,在病房抱着拉拉不肯松手,让姐夫担心得不离左右,恐

怕她一失手摔着拉拉。

“小姨，是你的QQ挂在网上吗？”从书房里传来拉拉的声音。

“怎么没有一个好友，小姨从不现身说法吗？”拉拉扭头看着走进来的零子。

“只观战，不参战，一夫说网上聊天像人们的排泄物。”零子站在拉拉的背后，轻柔地把手放在她肩上。

“才不呐，正是虚拟的网络，才能让人们在一片自由的空间放松自己，它可以搜索到世界任何角落的人，在他们不同的位置，拼凑在固定的方框内，任手指的变化，让自己无法见光的思想袒露在文字里，或直白，或含蓄，或奔放，或激越，而这任意驰骋的语言无须负半点责任，因此会产生许多的想象和浪漫。并让这种想象和浪漫无限地延伸，于是会生出许许多多的浪漫故事……”拉拉嘟哝着按动鼠标。

零子没有吭声，她吃惊拉拉对网络的诠释。

零子一直认为，网络是虚拟的，那些跳动的词汇过于煽情，空洞得近似于苍白，虚幻得很难捕捉一份真实，极像旅途中匆匆擦肩而过的人流，缥缈地从眼前掠过，也好似蝙蝠在夜空飞旋的翅膀，让人的眼睛失措在一片盲目之中，不留一丝划过的痕迹。

而这些戴着面具的“网虫”们，不是声嘶力竭，便是痛心疾首，自恋地诉说着情怀和伤感，聊天室显得混乱而嘈杂，网民们触动键盘不同的位置，让跳跃的字符尽情地弹出手指，发泄着灵感和垃圾的产物，肆无忌惮地推销自己，掠夺着对方或多或少的信息。并且毫不顾忌地倾泻大脑里澎湃的思绪……零子很难去猜想隐藏在网络后面的是怎样的人群……

“漂流瓶，好有特点的网名。”拉拉打开零子的个人资料。资

料上没有让人想象的内容,只是在说明上有一句话:“一只漂流瓶带着失落的梦长存于深海……”

“漂流瓶也能沉入深海?”拉拉瞅着屏幕自语。

零子微笑,没有作答。

“我要让一夫给我的电脑买个‘猫’,说不定还能跟你聊上几句。”拉拉自语着,随手打开“中原大地”的聊天室。

“那有什么好聊的,现在还聊不够。”零子慈爱地拢着拉拉的头发。

拉拉在说前不久一帆给她买的那台笔记本电脑,零子一直认为拉拉还是个学生,用笔记本实在是有点奢侈了,一帆倒不以为然。

“嘀……嘀……嘀。”网上有人开口讲话。

屏幕上消息栏里一个头像不停地闪。

“小姨,有人要和你聊。”拉拉说话很少用“想”,更多时候是用“要”。

拉拉打开对方资料查看着。

零子看着屏幕上的一行字:“你的瓶子里装的是什么?”

“恶俗。”零子说。

拉拉心领神会,她有一种超出年龄的理解。

“爱已欠费,情已停机,缘分不在服务区。”一行字出现在屏幕上。

零子略略有些意外,这句话告诉她,拉拉的网龄绝不在一年以下。

“我的钱也不多了,马上也要停,我就去缴费。”对方明显是“老江湖”,一点不示弱。